

# 萬耀煌回憶錄(四)

萬耀煌

## 吾舅主鄂隨侍省府

王占元以弁士出身督鄂，並自兼省長數年，官吏有目不識丁之販夫走卒，多貪墨之流，用劉貴倫爲稽查處長，爪牙遍於閭里，將軍團爲外圍，相與勾結，把持工礦航業，欺壓平民。張之洞文襄所創之實業，幾乎破產。教育除武漢有幾所學校點綴門面，地方根本無教育之可言。鄂省人愛之，又鑑於鄰省教育咸有進步，遂唱鄂人治鄂口號，旅京人士，咸向北京政府請願，徐世昌乃循鄂人之請，以吾舅父夏仲膺壽康公再任湖北省長，蒞漢之日大智門車站人山人海，自動前往歡迎，有共產黨徒施洋利用機會演說，煽動羣衆，攻擊軍閥不遺餘力，羣衆報以掌聲，鄂省民情如此，益觸軍閥之忌。吾舅渡江先至都府堤借寓柯達時之公館，是晚即被王占元部第二師長孫傳芳派兵包圍，聲言不許接任省長。時隨同來鄂的新任政務廳長天門沈潤琴（澤生），祕書長恩施饒鳳瑛（字聘卿），吾兄玉拂（毓崑）亦請假隨

侍幫同應付接待同鄉親朋戚友。沈、饒均進士同年，富新學識，有抱負，想爲湖北地方做點事，不意下車之日，即受此異乎常情之遭遇。將軍府參謀長何佩溶與饒有舊，即往見何，告以孫傳芳兵士包圍此事，次晨始解圍。舅氏立渡江寓漢口總商會，電京辭職，徐世昌派王士珍到漢慰問，並同王占元兩度過訪，王占元再三認過，謂受障礙，絕不知情，決懲罰所部，舅氏始允先在漢接印視事。

鄂省旅京人士，要吾舅夏壽康公長省政，公初不允。黃陂黎元洪親函敦促，徐世昌面說，不得已始允。我問壽康公何故不肯幹，公曰：

「這種亂世，你看那個地方能做事，就回鄉里做一個良善平民亦不可得，蓋鄉里曾爲亂兵洗劫，我自任平政院長以來，不問政治得失，事務清閑，一面整理書畫，一面精研佛理，頗有所得，如出任外官，真能做事，亦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之理，救人救世應該去做，今天到湖北去，名爲省長，實爲武昌府知府，又何必去做。」

我猶不解，乃問：「爲何名爲省長實爲武昌知府呢？」公曰：「每天上督軍衙門請示，一切稟命而行，那是省長嗎？我爲什麼要去做這樣的省長呢！但迫於環境不能不去一趟，打算做三個月看情形再定。」

舅氏經王士珍勸說後即在漢口就職，也去武昌拜會王占元一次，看情形總是要過江到省府辦公，但恐亦不會長久。我想藉此機會替本省培植一點力量，於是向舅氏建議，以湖北七十一縣都有保衛團自衛團隊，每縣力量少則一營多則兩營，有餉有械有服裝有員兵，所缺的是教育訓練，省府本身也應有衛隊一營，先將此營成立，名曰省府保安大隊，以三個月訓練完成，作爲示範或則分別與鄰近各縣調防，代彼訓練，以後選地集中訓練，挑選由正途出身之軍官擔任幹部，預計一年時間訓練七十一個大隊。保定畢業同學咸願暫爲地方服務一年至二年，擔任訓練幹部，如此全省有七十個大隊，武力足以自衛。我做了一個細密計劃和預算，並與沈潤琴、饒鳳瑛二公詳

細說明，立獲核准。我受任省府保安大隊長，謝履爲副大隊長，編四個中隊，中隊長隊附排長全係保定畢業同學，大隊部在瀋口成立，各隊在黃陂孝感募兵，三天之內完全招齊，其中不少中學生及家塾讀書子弟，武器已由安由武、黃、孝、沔各縣保衛槍枝借用。這一班同學如初出山的猛虎，做事的迅速勇敢，頗能把握時機。招兵的招兵，運械的運械，以及籌製服裝等等，一週之內，即開始訓練。王占元不斷注視省府行動，初聞有自衛隊的計劃，並不重視，及聞所有幹部均爲陸大保定的學生，他認爲正規軍隊想請他們當連排長都不肯幹，居然願在保衛大隊任職，用意何在，始密切注意。王占元對此反對最力，向北京自大總統國務總理陸軍部參謀本部分送函電五十餘件，徐世昌復派王士珍專程南下，一則勸吾舅渡



北政府總統徐世昌(見圖)曾面邀作者舅父夏壽康為湖北省長。

江到省府辦公，二則勸解散保衛大隊。研商結果吾舅允可，惟表示決心做三個月辭職，請王轉達徐世昌大總統。因此保衛大隊解散，舅父亦到省府正式辦公，與王督互相拜訪外，所有督省兩署有關事項，均由政務廳長秘書長商洽。省府辦理機要者，有胡大華(蓮洲翰林出身)，瞿瀛(幹卿爲黎元洪秘書)嚴用彬(南樵)諸公，處理公文精細公正，對外文電書函則爲周旋初，年青而思想銳敏，文字優美，年高輩均弗如也。

### 官可怕欲罷不能罷

省長額外收入有造幣附鑄(鑄銀元銅幣，省長將軍可各附鑄若干萬)，官錢局盈餘，紗廠四局租金，象鼻山礦砂，合以上四種，每年最低廿萬銀元。舅父問我如何處理，我建議作江漢大學基金，遂以正式命令政務廳製成法案，俾繼任者不能入私。誰知後任不僅推翻此案，且舅氏任內之積餘亦無下落，聞係獻諸督軍王占元。

王占元以軍費不足，加發一千萬串官票，政務廳長參加會議歸來請示，以省府預計實非軍費不足，爲浪費過多，故堅決拒絕，益招致跋扈軍人之不滿。

陰曆過年，馮玉祥在信陽，派其處長薛篤弼持馮親筆函來謁，函中大意年節需二萬兩，請省長補助，如有所命朝發夕至。舅氏告以湖北財政困難，私人無力爲助，謝絕要求。薛某失望而去，舅語予曰，

我隨時求去，何必招惹兵士禍害鄂省呢？馮不知我，勿足怪也，惟嘆惜國家軍隊，成爲私人工具，國何不亂，民何能安！

王芝祥先生在京聞吾舅環境惡劣，特選四名武術極精者，不僅精於拳術，且精手槍射擊，來鄂任舅父侍衛保鏢，行坐不離，非常規矩，皆忠義之士也。

湖北水上警察局長何錫藩君，起義時老同志，某日親來密報，拿獲小火輪載有烟土五十餘巨箱，無人押運，請示辦法。舅父命高等審判廳長會同往漢陽先行查封，次日押赴漢陽門江干焚燒，某君以爲省長太清苦，此項烟土，可以私自處分，後來知道爲王占元之副官長販賣，事發潛逃，王追捕未獲，憤怒之極，某君亦悔恨不已。

舅父重視教育，培植人才，任用縣長必慎重考選，自己係因水利文章中舉，湖北多屬水鄉，故對水利異常注意。此外崇法愛民，高等法院歸省長管轄，對於刑事案件必定親自核閱。

省府人事，各廳處局長以及科長都是王占元所用，不能更換，凡有措施，敷衍而已，僅用縣長尚有全權，然謀事者之多，不可想像，舅父有詞句云：「不到尸佗林，不知尸可怕，不到省公署，不知官可怕，尸可怕欲生不得生，官可怕，欲罷不能罷，去尸容易去官難，千古英雄齊淚下」。吾舅父主鄂環境惡劣如此，在任半年辭呈三四，始獲明令調任京畿河工監辦，離脫政海風波，如釋重負。又三年於民十二年逝世，享壽五十三歲，吾舅清廉正直，不失書生本色。在鄂主政，我雖隨侍，但並無任何名義，予亦不輕離左右，

因寓省府不與任何親故往還，為避嫌之故。以上民國八九年間之事，湖北督軍如此，他省亦莫不然，北洋系禍國十年，我特提出湖北一省情形作證而已。

湖北軍閥如此肆虐，湖北人心憤怒，旅外人士亦待機驅逐北洋軍閥，可謂急不暇擇，革命固然革命，即聯省自治亦所願也，如是而有湘軍援鄂之役，世人咸稱湘鄂戰事，實誣鄂也。

吾舅入京後，我回里侍親，稍盡人子之道，即北遊晉魯，出關遊東北。東北軍事與軍事教育另成一系統，有東北講武堂訓練幹部，張作霖有雄心有氣魄，在日本勢力橫行東北，尚能積極振作有為，如果此時戡止其入關爭霸中原之野心，亦如三晉閻錫山之埋頭苦幹，則東北擁有三千萬人口，並有極豐富的資源礦產大豆糧食，民性剛



北政府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王士珍(見圖)

奉徐世昌之命專程南下勸促夏壽康省長到湖北省府辦公。

強剽悍，又有兵工廠以及強大的海軍，交通便利且有營口葫蘆良港，即秦皇島亦在控制之內，真是大有可為。這時張作霖已兼蒙疆經略使，熱河綏遠察哈爾都歸其節制，如果能用十年工夫，成績必有可觀。日本亦不敢生併吞的妄想，可惜張作霖只顧與直系爭衡，忘其遠者大者，令人浩嘆。友人曾留我在東北工作，因與意志不符仍返北京。接朋友自湖南函電催促，遂南下。抵漢口知軍事行動為川湘聯合夾擊王占元，湖北人心興奮，街談巷議，咸望湘軍速進，尤望駐湘有年之鄂軍夏斗寅部首先到鄂，即王占元部鄂籍軍官亦作此想。我搭日本輪船抵長沙，同學老友謝冰如(履)張木陔(森)原在援鄂軍總指揮兼第一師師長宋鶴庚幕中任參謀，曾向宋及參謀長方鼎英(字伯雄)推荐，總參議張華甫亦向宋稱道。時吾鄂將作賓(雨岩)亦着手組織鄂省政治機構，孔庚，李書城，金曉峯(永安)均在湘，諸公與趙總司令恆惕(炎午)同學，且為鄂省聲望夙著人物，援鄂自治，意志極為協調。蔣先生笑謂予曰：「今日可以報私恨矣」。我說：「拯救鄂人於水火我與公等同。彼從前對予舅父公，也不是私人有恨」。朱渭卿(兆熊)以夏斗寅所部原為荆沙舊部，亦正物色人才，有所組織，聞余在湘，要予任參謀長。余已應宋總指揮

寅之鄂軍為右翼軍，由南江橋向通城崇陽。唐榮陽，何健，由公安石首，向荆沙。湘軍第一師之精銳唐生智，賀耀組，張輝瓚三旅沿鐵路進攻，趙李橋一戰，擊潰孫傳芳兩師之衆，橫尸十數里，臭氣薰天，直抵汀泗橋。左翼軍下通城，克崇陽。何健亦佔公安。武長線之正面王占元所部勢成崩潰。不意直軍吳佩孚命王承斌，蕭耀南，張福來所部大軍，當我正面，自率海軍攻陷城陵磯，岳州，斷我後路，我軍不得不星夜撤退。趙總司令恆惕為保全湖南，不得已與吳佩孚在岳州兵艦上簽訂和約。

### 湘軍援鄂逐王占元

當年直皖之爭，直系自勝皖系後，握有直魯豫陝甘新地區。奉系新興，佔有奉吉黑熱察綏地區。直奉雙方勢均力敵，北京徐世昌政府常仰兩系鼻息，國務總理常在拋皮球。長江尚為皖系殘餘把持，南方則孫大總統正有事於桂省。湖南援鄂之役後養精蓄銳，士氣正盛。四川劉湘定川東之後，氣勢旺盛。鄂省王占元督鄂多年，民怨已深，自皖系失勢已成孤立。如合川湘之力，為拯救鄂人於水深火熱之中，以援鄂自治，師出有名，義正詞嚴，加以鄂省智謀之士，羣集長沙，咸與湘省有舊，且夏斗寅部在湘有年，湘軍偏促於湘南之際，歷共患難，深感湘省蔭庇，鄂人有此一枝可棲，一旅與夏，當任前驅，如援鄂成功，聯省自治力量可以增強。故一戰而克咸，崇，長驅入武昌之際，北京政府以吳佩孚巡閱兩湖，蕭耀南為湖北督軍，孫傳芳為長江上游總司令，攻

陷岳州，召趙總司令恆惕，約定停止進兵，讓湖南自治，復與劉湘言和，直至北伐，湖南始終與吳佩孚修好。吳佩孚掌握長江上游，虎踞洛陽，北洋各省望風承命，負一時之望，惟以武力起家，思以武力定天下，不以智取，欲以力征，終歸失敗。

接鄂戰役擊敗王占元後，尚未與直軍作激烈戰鬥，即行撤退，宋總指揮鶴庚在雲溪，聞城陵磯砲聲，接岳州失陷電報，即避開岳州，經新牆舊大道退回長沙。我接家中來電，知母病，即馳歸，在鄉侍疾，閉戶讀書，對任何內戰興趣索然，許多朋友函電相邀，不之一顧。

民國十年夏秋之交，襄河大水，王家營大堤崩潰，淹沒天門漢川雲夢應城孝感黃陂數縣，田禾屋宇人民牲畜災情巨大，鄂督兼省長蕭耀南聘請李隱塵（開銑，曾任廣東巡按使）先生為王家營堤工督辦。李先生時在北京參佛，精研大乘，受聘回鄂，派人約我相助。李為世交前輩，我問李先生：「正在聽經，何以聞電即行？」李謂：「這是救世救人，千載難逢的機會。數十百萬人的生命財產受災，我有機會去救他們，並且自信以菩薩心腸為他們做事，使堤工完成，永無水患，是何等功德，我能放棄嗎？況且學佛聽經不是一時的事，今生不成，還有來生，所以我暫時不聽，等將來再聽。堤工可不能等呀。」我說：「我是學軍事的，只知練兵打仗，什麼工程都是門外漢。」李說：「去年你不是有練兵的計劃嗎？為什麼王占元傾全力反對呢？時局如此混亂，那一個不是為私人擴充勢力，誰肯給你練兵，

你又願替誰練兵？我聽令兄說很多函電邀你，無非是當幕僚辦教育，那些事以後有時間去做，此時不如來為地方做點好事。再者我也是外行，工程自有工程師，只是要你替我負監督的責任，任何事都有權代我問，代我管。」

我此時不能再辭，只不要任何名義，盡我力量幫忙。一直到堤工完成，前後五個月時間，在水利工程方面，雖用的是舊法，但也得到了不少經驗。不意廿五年以後我任湖北主席，適荊州最危險的萬城堤瀕於崩潰，因我注視傾全力搶險，幸渡難關，廿五年前幾個月的辛苦，並未白費。

### 王家營大堤修築記

襄河王家營大堤本是官堤，俗名皇堤，明朝楚王封邑在鍾祥。王家營在鍾祥下州里之舊口，至沙洋對峯距四十五里。漢口亘十里，襄河主流改道，經天門縣，故泛濫區域頗廣。漢口附近百數十村落沖流成河。李公陰曆多月受命，必須於次年三月桃花水汛以前完成。茲將當時見聞擇要記述於後：

一、關於行政方面：李隱塵先生以他的故舊親朋與子弟為中心，主持行政工作，他的老朋友如張錫疇（鳴珂）是翰林出身，曾任天津府，李少谷（舉人）嚴南樵（舉人）任子純、汪曉舫、杜子麟，我的堂兄萬荇眉，以及陳文幹（舉人），任竹屏等，還有許多人已記不清，大多是舉人秀才，曾做過縣長的，閒居已久。李先生富於感情，特聘故舊為顧問秘書，其中有的任採購，有的任材料廠長。在事務方面，多以世交晚輩充之，

如周旋初，周武壩，張君的，張季民，萬恆峯，嚴士敬，程仲強，韓德稱等數十人，這些人多係膏粱子弟，為求保舉而來。李先生為提拔後進，亦多用之。在技術方面雖以總工程師李儒生主其事，但所用各督修人員，均為天門沔陽潛江漢川應城雲夢各縣大神，且有舊時功名人物，但在工程上與包工者互相勾結利用，時人稱包工為堤蟲。總之，以上人物或為名或為利，聞諸黃河工程亦是如此。

二、因在漢口漢陽各商場採購堤工需要材料，備堵水合龍與築堤之用，數量巨大，大都是採購爭取的對象。李先生左右新舊兩派人物彼此不信任，如購黑麻包八萬條，李先生要天門李麗生採購，他為避嫌不肯負責，乃指定要我同往。我與麗生並不認識，且無經驗，他說：「只要你從旁監視，以示清白。」諸如此類之事甚多，可見藉保障人民生命財產，而求利者比比皆是。

三、在武漢採購材料運往王家營，運輸水程約五六百里，上行水線。我見運輸遲緩，必將耽誤工程，在途中函李先生，請派專人專船沿途催運，不意毫無下文。李先生到王家營始知此事，要我親自一行，否則就誤時間，不能開工。蓋合龍前的工程，只担沙堵水，工場上男女老幼將五萬人，都是附近各縣災民及貧苦者。担沙工作是以工代賑之意，正式工程必須使用材料。我乃約汪竹坪（負責管錢記賬）攜款乘快艇下行，詢問運輸船遲緩原因，沿途船行困難，立予解決，不外乎錢與人的關係。因船戶沿碼頭借債，一有生意先行還債，又沿途借債，每地就誤，如何不慢，

因在漢給付運費時只付十分之四五，留半數運抵後付清。我知此事，乃決全數或多數發給，必使不再沿途借債，在運單上註記明白，始解決了第一問題。其次雇工拉繆，每船視載運量而定雇人數，到沙洋即召集沙洋與多寶灣兩縣佐及駐沙洋水警大隊長，劃分沙洋至王家營歸沙洋縣佐負責，潭口（在潛江）至沙洋歸多寶灣縣佐負責，多寶灣至岳口歸水警大隊長負責。規定辦事負責的工價加價給與，每處先發數千串（當時用湖北官錢票），用完開單簽名蓋章送堤工會計處就了事，手續力求簡便，故大家興趣勃然，踴躍執行，效率之大，空前所無，乃解決了運輸上的第二問題。不幾天運輸船雲集，我將處理辦法，專人函報。據張錫嘯世伯云，李先生開後擊案大呼曰：「什麼叫人才？這就是人才。某人攜款數萬走了多天，原款帶回；武樵去了半天，就處理好了。」此事不過說明古老時代運輸遲慢原因及處理方法，本不算一回事。且抓沙抵水等於抓錢抵水，所以爲了工程趕急，我當時決不對錢有所吝惜，只要用之得當，毫無顧慮。因此堤工上無不知我清廉而能，會用錢，即商家亦知我爲人，如堤工用款甚鉅，常常接濟不到，就近向沙洋鎮商家去借，每次十萬串，會計人員或堤工重要人物去借，應無問題，但商家必要我去作證明。我與商家並不認識，不得已一去，不僅借得慷慨而且招待甚殷。可見一個人信用出了名，到處會受人尊重。

### 吳佩孚幹部打秋風

堤工原是救人民於水火，但軍閥仍不放棄機

會爭利剝削。吳佩孚代表姚某，以兩湖巡閱使高等顧問名義來視察堤工。吳佩孚因見堤工預算兩百萬元，特派徒手兵兩團，稱爲工兵，來協同做工，所有薪餉均由工程上開支。在合龍以前均爲挑沙工作，即以工代賑，大部由災民擔任，對於兩團士兵，實英雄無用武之地，只爲其搭蓋工棚場地，給予補給，聽他們自己訓練。吳佩孚派姚某來視察，到沙市，李先生派我去接，姚吸鴉片烟癮甚大，官派十足，謂：「大帥聽說此次工程以十分之一的回扣，有二十萬的好處，都歸李督辦所得，派我來查。」我說：「李督辦抱菩薩心腸來做堤工，所用的人除工程師外，行政方面都是書生，本着救人的心腸做事，不要說李督辦是一位慈善長者守正不阿，他在廣東做巡按使，龍濟光要開賭禁，他堅持不可，那時只要稍稿通融，豈止二百萬元？他今日爲行善而來，豈可以不肖之心侮辱李先生人格？不僅李先生是我敬重的人如此，即所用的人我可以人格担保，決無貪污舞弊之事。況且大工還未開始，試問控告何來？」經我直言厲色說明後，使他面紅耳赤，乃改容問我職務。我說：「我是軍人，此次純是私人幫李督辦，不爲名不爲利，盡心盡力而已。」當時吳佩孚的幹部藉機會打秋風，偏碰到我不知官場弊病，硬碰回去。李先生聞知，亦不予以敷衍，姚某行時送了一點旅費，憤恨而去。有問李先生何以如此對他，李云：「我不做官，還理這種無賴嗎？」吳佩孚統治的地方，民心喪盡，無形中給北伐成功舖了一條路，姚某即是一例。

堤工未完，我接到湖南第一師宋鶴庚方鼎英

的信，邀我赴湘，謂地位雖微，不足以資用武，然懸缺以待高賢則爲事實。金曉峯（永炎）亦謂宋鶴庚眼界甚高，雖參謀職務寧懸以待，不可不往。我自不能再辭，遂再度入湘，至北伐始出湘省，故我常視湖南爲第二故鄉，此民十一年夏季也。

民國十一年夏，奉直交惡，在天津附近衝突，奉軍戰敗退出關外，與西南聯合。此時吳佩孚聲勢如日東昇，馮玉祥孫傳芳風頭正健，直系勢力已掌握了黃河長江流域，控制京津，徐世昌下野，直系擁黎元洪復職，發表廢督裁兵，要各省督軍齊集都門待命，即歷史上有名的魚電。直系至此飛揚跋扈，氣燄燄天，黎元洪竟自跳火坑。我送函京，要吾舅夏壽康公不可陷入政潮，舅謂曾力加勸阻，但黎元洪爲饒，金及政客所包圍，不聽，舅遂稱病住院，焉肯再陷墮泥塗，沈迷苦海，對余赴湘任事深表贊同。

南方孫中山先生自己無武力，以一手培植的陳炯明尚有背離之嫌。其他粵桂閩尚不斷在戰鬥中，湘省環境陷於南北交爭之地，欲圖自保必須有辦法，於是各省自治及聯省自治，省製憲法之舉。國家統一，許多大權要集於中央，地方政府僅保留相當的權力，現在的聯省自治，只能說因應時變的過渡辦法，故湖南自治在此時自有必要。譬如吳佩孚以兩湖巡閱使虎踞洛陽，既稱兩湖，湖北爲重兵所在，對湖南亦不放棄，勢力伸入湖南腹地，故廣東北伐，向江西而不輕入湖南。湖南介乎齊楚，故倡言自治，北可阻吳，南可聯粵，關門不預外事，決不會引起兵端，計之已熟

十一二年三湘政情

行之自無疑慮。

時湖南省長趙恆惕，日本士官出身，同盟會會員，辛亥起義率湘桂軍援鄂，民國成立為湘軍第一師師長。北軍侵湘，退守湘南，驅逐張敬堯，民十一繼譚延闓為總司令而省長，握軍政大權，深得人望。時宋鶴庚（阜南）任第一師師長，魯滌平為第二師長，謝國光為衡陽鎮守使，吳劍學為寶慶鎮守使，蔡鉅猷駐洪江，唐榮陽駐澧州，為湘西鎮守使，田應紹駐乾陽，陳渠珍駐敘浦，各擁有一獨立旅。葉開鑫第三獨立旅駐岳州，夏斗寅鄂軍駐平澗，司令部駐長沙，第一，第二兩師部均駐長沙。

我到長沙，適陳嘉佑旅在湘南叛變，宋鶴庚師奉命征討，我晤見參謀長方鼎英，蒙推誠相與，即與宋師長乘輪出發，主管作戰業務，一切情況不熟，好在謝水如在此已久，參謀只我二人，一切計劃命令共同研辦，宋師長信任甚專，裁可而已。副官長歐陽任亦保定陸大同班同學，諸多方便。師部到衡陽，戰事順利，陳率部退入廣東，依孫大元帥。湘南惠平，軍隊復員，第一旅賀耀組駐益陽，第二旅唐生智駐常德，獨立第三旅駐長沙，第二師張輝瓚駐湘鄉，劉鈞駐澧縣。

湘軍復員後設湖南講武堂辦軍官補習教育，由日本士官出生之張華輔字慰生任堂長，張森任教育副官，堂址在小吳門外，為湖南歷史上軍事教育機關之所在地，湖南軍事人才大多由此產生。當時第一師司令部恰亦在小吳門曾文正祠，

我與謝參謀水如均寓司令部內，亭台樓閣，水榭魚池，花木扶疏，風物幽美。我此來想在軍事上有所貢獻，不意與理想頗有距離，師部例行公文不多，參謀處有我一人處理，司書一人繕寫，送參謀長劃行足矣，故閒時甚多，可以讀書自修，並應張慰生堂長之約，兼講武堂教官，教書反成了我的主要業務。

士官保定原屬一體，如四川之呂超，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貴州的袁祖銘，王天培，谷正倫（雖屬士官生，亦由陸軍中學出國）。北方山西奉天各省，保定同學亦多到旅長師長階段，以前屢遭壓抑，但大勢所趨，自然脫穎而出。湖南英俊之士，不甘久居人下，亦事所必至。第一二師唐生智與賀耀組較為突出，民十年已是旅長，賀耀組雖士官出身，與余陸小陸中均屬同學，故第一二師之團長以下幹部，除葉開鑫出身江南陸軍，團長蔣鋤歐出身廣西外清一色保定出身。自湖南平定後，大家一意練兵，尤以唐生智奮發有為，親自督率團長劉興，李品仙，操場野外無不親到，駐桃源之騎兵團長何健且願歸唐督練。賀耀組自不甘落後，訓練亦精進，宋師長與唐賀之間並不融洽，更力圖精練所部，以相競爭。

宋師長鶴庚由湖南弁目學生，留日本士官，與魯滌平吳劍學（士官出身）謝國光蔡鉅猷都是弁目的同學，故十分親密，宋師長實居領導地位。除省長趙恆惕外，宋鶴庚在當時實權最大，分際最高，政客咸趨宋之門，隱然是繼趙長省政的預備人物，此種形勢不獨湖南為然，南北各省幾乎一樣，如安徽的張文生繼倪嗣冲，馬紹甲以

一旅長而繼張文生為督軍。蕭耀南以廿五師師長而任湖北督軍，則出自吳佩孚之權力，又當別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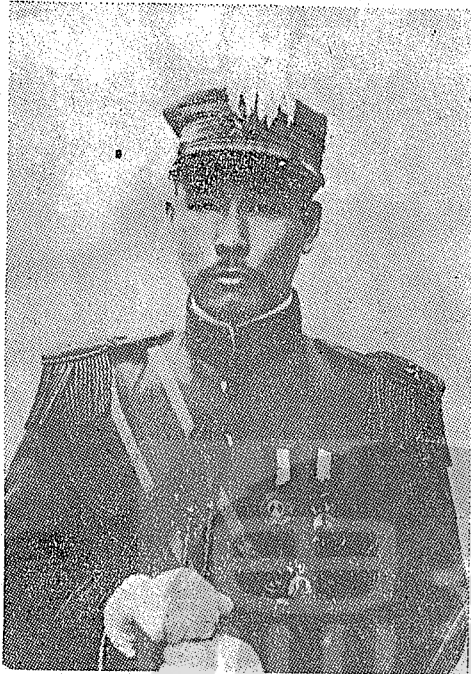
作戰參謀坐鎮師部

宋鶴庚先生門下清客，以省議員為多，南方政客亦日遊其門，琴棋書畫，清雅脫俗，每月蒞師部時極少，偶爾一臨，亦必三五名政客追隨，到部即召我詢問南方各地戰況，我按圖說明，有時我之判斷每與結果相符。我的職務是主管作戰，全國軍事政治情形不能不了解，本身既無情報來源，只有乞助於各地新聞報導，尤以上海報紙，記載比較自由，雖不正確，總有線索可循，按圖索驥，誰勝誰敗，總差不了多少，因此頗得宋師長重視。但對湖南內部人事政見，宋師長從不與我和謝水如談起，至接見本師及部隊將領，多在私邸。我到師部後從未見旅長團長到過師部，參謀長每天來看公事劃行，也不向我詢問部隊情形。幾位中級副官每天坐包車到部點卯而已。師部只有我們兩位參謀常在，謝參謀水如生活稍浪漫，有時不在，只我一人坐鎮。但各將領每有大宴會，第一師的謝、萬（作者和謝水如兩參謀），第二師的龔（浩）吳（尚）兩參謀，尚獲旅長團長的敬重，必列名相邀。龔吳都是保定陸大同學。我們參加不過吃飯，他事則不與聞，因此我的處境相當苦悶。民十二年春夏間，聞趙省長恆惕召集各師旅長各鎮守開會，宴會無虛夕，又唱堂會，傳言化解了一切誤會，皆大歡喜，究竟是什麼誤會，如何化解，這是省政問題，自不便多問，其



實所謂誤會並未化解，乃有翌年秋之事變發生。宋師長鶴庚邀我去當作戰參謀，乃出自本心，並無任何人推荐，不過在湘軍接鄂戰役中，宋任總指揮時候對我有所認識，故懇缺以待者將一年。

宋鶴庚雖有志向外發展，但未實現，我在師部在再經年，既不讓我離去，亦不見輕，亦不見重。宋師長平時很少接近部隊，也不注意訓練，我曾建議他應常到益陽桃源各部隊去講話看操，多與官兵接近，決不可與部下脫節，尤其對唐生智如不控制嚴密，終將尾大不掉，我幾度建議，宋均不納。我與唐生智在陸軍中學，保定軍校同寢室同講堂，前後四五年，頗有感情，了解甚深，接鄂之役在戰場上唐曾親來接到他的司令部去，想我在他旅部當參謀長，我因宋師長之邀，寧願棄上校而就中校，唐甚感不快，但因宋師長與



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趙恆惕將軍戎裝照，時年四十歲。

方參謀長與唐之間意見甚深，我乃與唐生智絕無往還以避嫌疑。

省長趙恆惕先生忠厚長者，待人接物咸主至誠，不使權變，故能得全省軍民之擁護，主政多年，雖使湖南有小康局面。但漸至使兵驕將悍，分據各方，形成當時中國之縮影。在民政方面，內務司對各縣長如不由各防區的長官或由省議員保荐，就不能到任，或則事先疏通，獲得許可，始能任免，到任後仍須仰承該地區軍事長官意旨，雖有大才，亦難有所作為。財政方面，財政司對稅收機關人事無法掌握，其中無不是軍事長官私人，兄弟，親戚，如無人事關係的人，休作此想，收入雖歸財政司，大部則撥作當地軍費。教育方面，湖南辦得最好，私立學校多而且風氣純正，當時共匪已在滲入，所謂龐愛，黃人銓之事，影響學生思想，趙恆惕不顧一切執行嚴懲。各軍事當局亦無不盡力培植教育，全國教育都在動盪不安，惟有湖南蓬蓬勃勃，達到高峯，十年以後人才輩出，不是偶然的。

### 經濟政治偏向廣東

軍閥橫行，全國混亂，民意消沈，湖南倡導省治，製定省憲，民十一年元旦公佈，依省憲產生省議會，選舉省長，執行憲法所賦與之職權，實行民主政治，在此過渡時期，此一省治，頗獲各方面支持維護，使一省平平安安的走上憲政軌道

，為全國楷模，無論聯省政制是否妥善，但在統一之後，地方自治有此基礎，亦善之善也。當時孫大元帥的三民主義要建立民主政治，主張健全的中央政府統治國家，尤其北伐時期，湖南省治有阻礙軍事之虞，故並不同意湖南之省治，而北方的曹錕吳佩孚，探征服各省武力統一政策，焉能讓各省民主勢力伸張，當然更加反對。即湘省人士在南方者，尊崇孫先生主張，亦竭力反對省憲，在北方者更不滿湖南之聯省自治號召。如果本身無問題，省議會健全，各師旅長鎮守使都能一致跟從省政府，則推行當無大礙。最初用省議員中負地方重望的頗不乏人，故政治頗上軌道，議會省府亦有權能，但時間一久，少數議員看重權勢，向省府及各部門推介私人，對師旅長則不惜供奔走，甚至挑撥離間，聾張為患，更有喪德敗行為社會所垢病，然為愛護省憲，政府人民對議會仍胡當尊重。

民十一、十二年間內戰瀕仍，已有的經濟建設，能够保有已難能可貴，那有能作新的建設，財政以搜刮為能事，如田賦在四川有超收數十年之舉，釐稅則剝削商民，十里一關，五里一卡，仍感不足。北洋政府靠借外債，北京政府機關官吏成爲災官，各省另闢財源，就是鴉片烟稅，美其名曰寓禁於征，稱爲禁烟局或禁烟檢查處，爲西南各省大宗收入，鼓勵人民種植，或設機關收買大量運出行銷，四川烟土出宜昌運漢口上海，駐宜沙部隊爲之保護，到漢口後又另有方法保護至上海出售，有黃金榮杜月笙等負責。至雲南貴州之烟上，主要路線則出湖南洪江，爲湘西鎮

守使蔡鉅猷所在地，洪江分兩道，北路經常德運往漢口，南路經寶慶衡陽入粵，沿途軍隊保護收保護費，地方收禁烟稅。北路經唐生智的區域，檢查處長歐陽任有歐百萬之稱，固屬渲染，亦非無故。南路經吳劍學、謝國光的區域，亦復如此。大利所在，人所必爭，亦為爾後湘省內戰之重大因素。

中國玩政治最大的本錢在武力，為私人取政權靠武力，為救國救民，必須取得政權也要武力，掌握武力要錢，有鴉片烟就有錢，可是烟要出路，走漢口自不能不與吳佩孚相週旋，況且漢陽兵工廠的武器是軍隊所必需的，金錢與武器的誘惑，勢必投吳，並非偶然也。另一方面是走廣州，粵桂軍人在廣州當政的，即與粵桂軍結合，都為利益，根本與政治無關，也不會影響湖南的內部。自孫先生建立大元帥府於廣州，湖南元老譚延闓組織先生在孫先生左右，軍隊僅有陳嘉祐帶來的第七混成旅，力量雖微，但結合甚強，於是湖南本身之經濟政治路線偏向廣東而不走北路，因而是常德益陽財源斷絕，經濟與政治發生衝突，此亦戰爭之導火線。

### 湖南內鬪舅父辭世

民十二年夏，省府調蔡鉅猷為講武堂堂長，蔡在湘西宣言獨立，劉鈞彝，田鎮藩周朝武均擁蔡，反對省憲及趙。省府下令動員攻蔡，寶慶衡陽按兵不動，趙命宋、魯往湘鄉召集吳、謝會談，同時唐生智部與蔡部激戰甚烈，譚延闓正率陳嘉祐軍由粵北向湖南行動，稱為援助蔡鉅猷，目的在奪取湖南的政權，因吳、謝傾心譚延闓，魯

滌平與譚關係更深，宋亦有動搖之意。趙省長知此情，亟欲宋鶴庚師長歸長沙，命我往迎，我約謝冰如，章集虛等偕行，約保定同學，及見面當然師長幕僚之間名正言順，格外親切，宋縱談良久，都是責趙愼惕當政，凡政治經濟財政軍事，尤其用人，無不盡情發洩，使我們無法進言，時天氣炎熱，同行諸人晚飯後在野外計議，咸推我向宋進言，我向宋說：「湖南經援鄂戰役後，以聯省自治主義號召，本省首先實行省憲，民選省長，一載以來，在全國動盪之中獲得小康局面，為鄰近各省所欽羨，曹吳反對聯治，但不敢加兵破壞，實欲暫留此緩衝地區，好集中力量打擊其最大敵人奉系與皖系殘餘，俟北方統一，首當其衝的就是湖南。湖南自辛亥以來，除被軍閥竊據外，始終偏向南方，現在亦然，將來北伐、湘軍自為前驅，誰敢違抗大勢。不過兩廣川黔連年不安，孫大元帥雖建立帥府，尚無力統一廣東，不能統一兩廣，就無力北伐，如果此時假北伐之名，加兵湖南，固然破壞省治，陷湖南於困窘，北方曹吳豈有不乘機攫取之理，是則以湖南為戰場，更陷湖南於水深火熱之境。公知我們湖北志士，每飯不忘剷除北洋軍閥，我個人服膺孫先生主義與學說，又崇拜其堅忍奮鬥的精神，但我不去粵而始終留在湖南佐公，以公會任援鄂總指揮，故為報答我公情義，此來為公計，建議下列三項，望公採納。第一，公約魯詠安（滌平）阻止譚延闓先生前進，勸告吳謝暫時忍耐，共同抑制蔡鉅猷取消獨立，請趙省長下令唐、賀、葉，停止攻擊，使湖南安定，與廣東連絡以待北伐。第二

，請公回省統率第一、二兩師及葉旅之衆，壓迫譚先生暫行離湘，同時解決蔡鉅猷。第三，棄一手訓練，幾經患難的部屬而他適，為最下策也。」謝冰如，章集虛均為我加強語調，勸其旋省，觀其意甚憤恨，似無歸意，聞其與魯滌平商討多次，至第三日夜半，突問我們：「回省去，你們能担保安全嗎？」我們同聲說，「絕對保證安全，且願隨左右」。於是宋鶴庚堅決的說：「明晨拂曉回省。」我們大喜過望，迨到長沙止於嶽麓山附近，宋派其軍需處長入城，他說先休息再渡江，命我們渡江。我返省報命，趙省長會親往晤談，至夜登日本輪船湘潭號，留我同行，我再勸不離省，沿途都可登岸，不聽。到漢口我正為宋準備寓所，不意到岸即轉登上海輪船，原來宋已派軍需處長由長沙乘火車前來代為準備。我又勸鄂湘近在咫尺，決不可遠適，不聽，命我速回司令部負一切責任，蓋參謀長方伯雄亦已離司令部多日。我既受命返湘，到司令部見並無異狀，惟謠言甚熾，情況不明，乃往鄂軍司令部連繫，在鄂軍司令部會晤夏斗寅，夏謂朱耀華部正渡湘江，省城空虛，即率衛兵護送趙省長撤退。並謂已電唐生智葉競秋回軍靖亂，約我偕行，我辭以目前不能，留待他日，不及多言，忽忽分手。時已黃昏，旋聞槍聲四起，朱耀華部已入城，分向瀏陽門、小吳門進擊趙夏，是謂十二年九月十二日事變。我避入民宅，輾轉返部，此時師部雖無驚擾，但駐在嶽麓山的砲兵團，團長黃輝祖為宋師長親信，與朱部同時渡江，襲取省會，均出自方伯雄之策劃，方知我在長沙，親來邀我為助，我斷



然拒絕，而黃輝祖竟親持手槍到司令部企圖加害於我，謂宋之離湘是我的主張。次日方持宋來電囑我赴滬一行，唐生智亦派人在長沙等我，我知第二師與唐生智一致行動，且對宋師長總要有個交代，乃立即赴滬，晤宋後宋囑暫待。時蔣作賓先生亦在滬，問我湘省軍事前途，我說唐生智等必復長沙，問何時，我答總不會遲過中秋，時為中秋前五天。舊曆中秋前一日，各報大書長沙電，唐生智已入長沙。蔣雨岩謂：「武樵料事如神，乃至日期都能確定。」讚揚不已。宋到此時躊躇不決，要我往北京請教蔣百里師，以定行止，湖南將領對百里師無不敬仰，宋尤崇佩，我久違師訓，並接家兄電，舅父夏壽康公臥病甚危，亟欲省親，到京之日，舅已入殮，哀痛何如。舅父一生正直清廉，晚年信佛至虔，亦修行，亦自隱，以黎先洪為直系軍閥逼迫，窮蹙離京，故從不加入政潮，且憤國家無紀綱，由是鬱鬱不歡，身體衰弱，遂至一病不起，享壽五十有三，痛哉。

### 我出任鄂軍參謀長

蔣百里師聽我對湖南詳細報告後，認為趙恆惕先生今後執行省政，不會太長，宋鶴庚如歸去自可繼任，唐、賀、葉諸將領羽毛未豐，必須有人領導，宋鶴庚是他們的長官，且此次離湘，既未與譚延闓有往還，趙省長對其雖有不滿，尚有唐生智等關係，以速歸為宜。又謂宋鶴庚捨此他圖，前途事業恐難成就，他是帶兵的將領，自己練的兵打了多年仗，乃至棄而不顧，即令譚延闓令所部均歸他指揮，亦不過一句客氣話而已。唐

、賀雖不馴，究為一手培植的部下，且中國政治變化太多，湘省在軍事上決非自守局面，經營天下會有其時，方面機會隨時都有，勸其仍回湘省，「屆時我亦願赴湘一行」。並謂如宋不回去，你也要回去。我返滬覆命，宋囑我先回，蔣雨岩亦主張我幫唐生智取贛，因在贛之蔡成勳為直系最弱之一環，取之必得，先承孫大元帥之命，然後待機乘勢，湘贛合力攻取武漢，天下事未可知也。

我到湖南戰事已近尾聲，謝參謀冰如已應賀耀組之邀赴益陽，唐生智電約我赴前方，夏斗寅聞知請於趙恆惕先生，要我當參謀長，並由趙電徵唐生智同意，夏斗寅再三邀請，唐生智及歐陽任，張雄與一般老友咸相勸勉，夏斗寅意誠，且屬鄂省在外省唯一之部隊，我為道義所驅使，遂允為鄂軍參謀長職。此時譚延闓先生已將魯滌平及第二師之一旅，第一師之砲兵團，吳劍孚旅，謝國光旅加上湖南凌雜部隊退回，在粵境編成五軍，宋鶴庚、魯滌平、吳劍孚、謝國光、陳嘉祐俱為軍長，譚有了政治資本，自為孫先生所倚界。蔡鉅猷受葉開鑫部攻擊，潰不成軍，個人逃往黔省。湘省平，護憲軍勝利，完全歸於少壯將領之手，改編陸軍為四個師，第一師賀耀祖，第二師劉劬，第三師葉開鑫，第四師唐生智，均以原來之旅為基幹，改編戰勝殘餘部隊擴充之。賀耀組駐益陽，劉劬駐澧縣，葉開鑫駐長沙及寶慶，唐生智駐衡陽。鄂軍司令部仍駐長沙，部隊駐平江瀏陽，無所變動。

湘省發生戰事，吳佩孚乘機佔據岳陽，名曰援湘，實收漁利，而湖南不免金甌有缺，此民國

十二年秋冬事也。

先是辛亥武昌起義後，鄂軍擴編為八個師，國家統一，民元二年間黎元洪大舉裁兵，僅保留一個師，即湖北陸軍第一師，民六年冬荆襄獨立，推石星川為總司令，朱兆熊為招討使，胡廷佐為前敵司令，第一師第一旅參加作戰，實際上亦祇第二團（改為第二縱隊）胡廷佐為主動，宜昌之後胡與最勇敢之團長黃繼超陣亡，軍隊瓦解。第一梯團之營長胡在勳率留守沙市之一營隨旅長朱兆熊渡江至湖南津市，朱自往長沙，請靖國軍湘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收容援助，此為一部。當宜昌戰役失敗後，團營長陣亡，第二縱隊新兵訓練監夏斗寅收容第二縱隊殘衆，亦渡江而南，至公安時，前第一師師長唐克明亦在公安收容餘衆，由唐率領至恩施，佔據鄂西施南全屬，與四川靖國軍結合。湖北首義之士多往歸之，以交通不便，餉械奇缺，苦撐幾年，終無發展。夏斗寅所率之一部則在津市與胡在勳會合，聲勢稍振，湘桂聯軍統帥譚浩明任李書城為湘西督辦駐常德，其所指揮之桂軍一旅，貌合神離，金永炎蔣作賓商借朱兆熊以夏部歸李書城指揮，重行整編，以張篤倫接胡在勳為第一梯團司令，夏斗寅為第二梯團司令。湘軍總司令程潛調往岳州，掩護湘桂聯軍退却，蓋皖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進攻湘桂聯軍，作戰失利，鄂軍退至湖南永興，李書城張篤倫他適，此部遂由夏斗寅統率，初稱鄂軍團，駐防永興者三年。民九年驅逐張敬堯之役，頗著戰功，事後衛戍長沙，民十湘軍援鄂之役，成立鄂軍司令，編為兩團，回駐平江瀏陽，此為僅存

之碩果，深得譚延闓趙恆惕兩省長及湘人之維護，湘鄂友情至此臻極最高峯。

### 助夏斗寅編混成旅

我既任鄂軍司令部參謀長，司令部就是我的家，這個殘餘的破落戶，夏斗寅願作政治資本，他的部下同他共了幾年的患難，本身又不健全，局面永不能打開，今天的湖南，成爲保定的天下，我與湖南保定同學關係甚密，所以欲利用我建立湘省對鄂軍之關係。我本誠心誠意把鄂軍建立起來，使革命歷史傳統發揚光大，真正爲國家做事業，才可以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鄂人。我先考察軍中實況，然後再定可行計劃努力去作，於是先到各團視察，由瀏陽方殿甲團看起直到平江李柱中團，發覺根本不像軍隊，比從前滿清的綠營還不如。第一團長李柱中，陸軍小學卒業，好弄文墨，自負知兵之假軍人，好浮名不務實，與夏斗寅同里幼小同學，爲夏第一謀士，第二團長方殿甲行伍出身，起義有功，有幾分爽直之氣，但頭腦太簡單，易爲李柱中所利用。所有營長以下全係行伍，學術低下，武器殘缺，裝備更說不上，精神自不免自卑之感。夏斗寅以部下相從於困苦顛沛之際，患難與共，不忍相離，以言改革，實無從着手。且湖南軍隊已有四師，負擔已重，鄂軍軍費就平瀏兩縣地方籌餉，收入有限，平日僅有伙食費，軍餉則每節（所謂五、八、臘三節）關餉，加以重重剝削，每屆關餉之期，官長必促使士兵逃亡，故缺多而不補，此種部隊，已不免有淘汰之虞，還能革命乎！於是我擬定計劃大綱：

- 第一：物色人才培養幹部。
- 第二：擴充餉源。
- 第三：充實裝備與新武器。
- 第四：補充兵員。
- 第五：擴大編制。

依據計劃一切從頭做起，對舊的人事經理概不過問，然計劃提出後即遭參謀蕭子貞沈廷楨，及兩團長之反對，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條。幸夏斗寅有抱負有決心，排除衆議竭力支持，但一切問題決定於經費，且不能永遠拘促於一隅，不能不謀將來之出路，想到廣東革命策源地求援。一到上海於蔣作賓商討，蔣謂孫中山先生只能作精神指導與支援，目前經費恐無能爲力，因此遂決定向鄂省進行。鄂督蕭耀南（珩珊）雖北洋吳佩孚系統，總是鄂人且屬同里，兩家相距十里，我以後輩往謁，兩度接見，頗爲歡洽，彼謂李隱塵（開鏡）先生曾說過，夏斗寅之參謀長萬某，英年可愛，乃夏仲膺之甥，因世交關係益見親密。蕭所統部隊，蕭之第廿五師，王汝賢之第八師，盧金山之第十八師，于學忠、張聯陞等各部隊，分駐於宜昌襄陽諸重鎮，另有湖北第一師宋大霽，則以湖北之餉練北洋之兵。湖北第二師劉佐龍，原爲石星川之第二旅擴編，吳佩孚爲安撫鄂人心，勉經保留，武器裝做概係殘舊。我對蕭說：「以公保鄂人，在鄂人治鄂的要求下，始獲督鄂，且握有軍政大權，然政治受制於人，不能有所作爲，地方建設根本無建樹，軍事仰承洛陽吳帥鼻息，事事秉承，屬下悍將驕兵，誰聽指揮？鄂軍夏部爲有歷史之部隊，流落湖南已六七載，反見重

於鄰省，鄂省有識之士無不同情其遭遇，公如加以扶植，俾成勁旅，對於鄂人庶有交代」。幾經商討，始給以湖北第二混成旅名義，撥步槍一千五百枝，重機槍四挺外，略資經費。槍枝以造幣廠盈餘向兵工廠購買，廠長楊文楷係陸軍中學教官，我以門生往謁，頗予便利，經費則以官錢局盈餘酌補，蕭之用心亦苦，然益招吳忌。

培植人才方面，在舊先鋒廳舊址設鄂軍軍官研究所，以潘祖信主其事，劉銳、王亞翹、郭恢唐等保定同學數人，分任教職，選鄂省優秀青年予以嚴格教育以備擴軍之用，成績甚著。並派員秘密赴夏斗寅故鄉麻城羅田一帶招兵，蓋下級官兵大部份均麻羅籍，且爲大別山區，體強性悍。時北洋在鄂駐軍數師，不募一鄂人，即鄂人無當兵資格，故我軍一聲密召，千人立集，僅給報到書，無不自備川資赴湘報到，此亦歷史所無之奇蹟。幹部武器兵員均有了，被服裝具都很簡單，遂先成立教導營，推張張森爲營長。時張隨蔣百里師閉居京中。又成立第三團，原來蕭督軍耀南允給武器時，我即約督署參謀鄒燮斌爲團長，鄒字理丞，陸大同學，爲蕭督所信任，故進行甚爲順利。我在武昌，夏斗寅即以其親家胡在勳任副團長，代行團長職務，編組成立。

民十二、三年間往來湘鄂頻繁，吾母有疾得常省侍，不料母竟一病不起，時爲甲子年（民十三年）四月廿一日逝於撫院街私第。吾母懿德懿行，著於閭里，靈輿歸鄉之日，婦孺夾道，哭聲震天，吾兄所作哀章，最爲翔實，後遷葬與武昌洪山之陽。（未完待續）